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451

12
門 □
類
卷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解經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録入於禮

橫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爲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爲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

國必以禮爲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從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從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顏色温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詩教也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潔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爲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比事比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知久遠失在於誣樂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

此皆謂人君用之敎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敎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敎人是樂敎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敎人是詩敎也長樂劉氏曰比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敎可知言觀其君之爲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諂不傷是直而能温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虛頌也是敦厚也推此爲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悅民之心使之安行于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舉義著然後人安所以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

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汗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又可詐妄以自賊哉卑已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已儉也著誠而去僞莊也正心以脩身敬也以此敎民則莫不自防其僞豈有煩謬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矣春秋之法貴書其實以誅暴亂以此敎民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孰敢紊亂於王綱而悖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爲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敎而家殊其俗也文武之道既墜于

地諸侯之賢者習乎六經以治其國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誣不奢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蓋天生烝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温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温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尤已在於此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甚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

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温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治人



脩身之事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爲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命受教則温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温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遠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

廣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絜靜精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廢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用之間動必有吝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爲無序斯煩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爲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爲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爲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足爲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已卑而爲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

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温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聲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鏗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外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外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

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輜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己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鳲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

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
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外車有音則曰進退有
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
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
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
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爲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
處者燕息無爲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外車
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
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
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
爲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



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
佩環瑽然引鳩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謂又當有
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萬
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量固自
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不有以制於
外而養其中則邪德以入而私意且萌矣向之本無量者
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
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
也人君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

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爲之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夫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爲霸王之器蓋親有禮所以爲仁因重固所以爲信覆昏暴所以爲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

爲仁義和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知爲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爲及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





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得其正者則王之器也發號出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盲意宏矣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孔氏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敬讓之道也為

下文而起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故曰陳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

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偪下則爲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圜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廋乎哉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藏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尚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圜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聲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圜之至禮爲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恒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據男女父母鄭



註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姻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爲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楊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聘也殷相聘也故聘所以報君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因[illegible]以重禮義執贄而見故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石林葉氏曰五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百世[illegible]爲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illegible]者[illegible]也

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爲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爲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爲功壞之而水爲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爲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荅之屬

孔氏曰此明禮諸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

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荅於先君是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此經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爲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鬬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爲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爲二今合而爲一者二者相爲廢興也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內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

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而所欲而爲之鄉

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做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例也其於教化龐矣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荅也以此之爲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爲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爲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爲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信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具以重哀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

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會由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



厭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豕腊之禮除服之服又教爲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原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肴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勸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幾

乎絶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筭檀弓曰躃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黍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言脩其祭所也物不止於黍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已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教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教也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筭爲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佚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猶將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

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既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而於其順之則曰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器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爲主喪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己則以儉爲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爲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教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救死不贍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爲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王而後已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良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甲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故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

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今見以爲實其不見道遠矣淫德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者較而盡之固也詩曰自我人究究厥之言逆陰進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爲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曰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王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尚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君爲正言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爲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爲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爲百姓之德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先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爲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爲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爲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退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爲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興敬爲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爲

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薄如而無所象似也高宗之言弗類亦虞之言不肖皆其意也夫政在養人故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爲大禮以敬爲至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必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己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乎故曰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

雖本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於人其敬至于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

山陰陸氏曰所以致愛人禮爲大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疏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爲敬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

曰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爲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興敬於大昏者爲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又得以爲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玄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引此記爲證然詩文王親迎之時猶爲西伯鄭駁未定以荅哀公所問故解先聖爲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所駁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爲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

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侯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爲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謹魯受女於謹則亦書之者謹魯地也蓋亦罪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別也此所以知其親迎必達于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

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主者爲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後社稷者內外之序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後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之言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

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己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屬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註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註引昏義是也　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

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已重與已慤已慢言已同意天地之明神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以備內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配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皆配天地神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言之立也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后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

內以治之乎且二南之詩始言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也凡此則有禮所以施於爲政之效也故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山陰陸氏曰寡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此聞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爲言專也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爲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陂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爲然有大如之心則不亦可乎

盧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咸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正辭之義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悔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氏曰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

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妃皆然前汎言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居豳爲狄所伐毛詩傳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己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皆象於我靡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皆敬之之道也爲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爲著代之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爲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廟中者竟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

其爲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爲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爲大身者父母之遺體故爲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脩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嘆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徵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
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
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
民猶以爲辭以爲則言動固可以不慎乎過言而民以爲
辭過動而民以爲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
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
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
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爲
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
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



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
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
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已所
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
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
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
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物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荅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爲是不能成身夫子又荅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成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爲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已之名耳

又將成其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爲君子矣周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橫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

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爲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脩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荅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不能久無爲而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爲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使
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
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
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
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
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
生自成耳天何爲哉唯其無爲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
不成如其有爲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
故又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
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
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爲而
化之

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橫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爲而成然每一物雖纖
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二
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
千烏有一不關心而亟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
其不可道存乎忘言之妙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蹙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
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
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蹙然敬貌惷事也事親事
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

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非何爲謙辭孔子善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荅以所行不已之事蠢然愚蔽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憃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通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曰孝思維則是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者此言成身所以事親事天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成乎身不得乎親矣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

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
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
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
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
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謂事
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
間而不能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
言納諫爲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
言聽爲福

慶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
生皆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其可過
乎物而爲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
乎物之內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乎又曰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
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
有厚有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
爲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
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
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
爲孝而不敢過焉孝如伋壽至於爭相爲死過乎物矣

建安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
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
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
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
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

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九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言仲尼閒居於禮著其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已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飲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已於其內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衆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衆之動咸失其宜者所以盡教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教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蓋猶

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縱言其妙而不絕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脩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內外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要端則起

孔氏曰此一節論問要端三字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馬氏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憒而須臾不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橫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其特易而已達於禮者蓋亦如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鄭氏曰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

特言仁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孔氏曰子貢問禮不讓夫子因感諭之言不中禮則於事爲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謂捷給逆謂逆亂捷給之人貌爲恭敬慈仁奪亂眞慈仁也
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爲此所以爲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爲越席矣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又進又不爲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貢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亡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狥外者忘內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倫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餘未有言也賜也輒當此語是故謂之給
講義曰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爲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爲給所奪矣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

教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孔氏曰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鄭註子產約孟子

河南程氏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



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爲難也然子張既不得乎中道而又當時門人未嘗列之於四科孟子反以謂得聖人之一體何也夫具體而微者若仲弓之一體猶以爲有餘唯游夏在四科之末始爲不足而不得與於其間得聖人之一體者若冉有季路猶以爲有餘唯游夏在四科之末始爲得之子張者又列之於游夏之後則其爲人固不足議也然必以游夏與子張同爲止得其一體者何也蓋抑其文學所以進德行而賤其過與不及所以貴中道也然子產之過與不及既類於二子則苟況以謂不如管仲不亦可乎夫子產之不得中道則然而爲管仲者其能不失乎中道者哉孔子於子產則曰惠人又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於

管仲則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是二子皆有取焉然子產爲人則不如管仲管仲爲己則不如子產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爲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猶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鄭氏曰禮乎禮唯有禮也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三節

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是語辭然猶如是

延平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爲能惡而爲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惡者人之同惡好者人所同好禮因人之情在好則全之在惡則領之上言商師子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賓客皆全好之事

山陰陸氏曰率爾而對勇使之也越席而對知使之也子游見所以語師與賜如上所謂故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領猶理也樂記云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慶源輔氏曰禮所以制中亦所以風子貢之給也子貢所問者用其意夫子所荅者據其極子游蓋因夫子之言而有得於禮之用也然則好問者不如默觀者之易發也審矣

金華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下言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郊有后稷配天之處社有句龍

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註稱后稷句龍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魂神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鄉謂鄉射鄉飲酒

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鄉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序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

也

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敬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壯者有以勵有所讓則頒白不負戴而車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賓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

金華應氏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之故主乎仁焉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

山陰陸氏曰夫如是可謂全矣若老莊所謂雖好而不全也蓋自相往來觀之射鄉之禮仁矣自不相謁請觀之食饗之禮仁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異而合同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氏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三族族屬也鄭註昏禮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謂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不同也宮室得其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註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

而共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加於身而
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
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橫渠張氏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
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爲大若虛器然苟能體經自
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爲
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苟明乎道矣則治國之
理灼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爲過哉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
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
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
上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

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
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
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
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然月
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爲事對武言之亦器而已
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
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
者以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爲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
而爲族兄弟合長幼而爲族夫婦合內外而爲族合是三
者皆有相與禦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爲
父子孫釋士昏禮又以爲三者之昆弟釋莊子者又以爲
父母妻子族皆失之矣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桓刻桷臧文
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

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外方其行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鼐揜者爲鼏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其器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蓋量爲器之大者鼎爲器之重者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從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是矣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各有其體是矣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各有所施是矣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也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馘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戎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爲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爲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含君子何以哉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商容之閭之類辨說得其黨苟非真質雖有妙斷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政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乎何所之適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飜前經得禮之事別即辨也前云閑戎事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武功前云成由不成故失其制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爲己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相者相步也倀倀者相依而不見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和經曰禮爲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猶言無以祖洽無以合離於衆

祖謂如祖迎之祖無所加不知猶言無以合離於衆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薺薽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薽金作示情也實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曰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為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之中鄰國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實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實實飲訖而樂闋一也實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則是聖人也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夏籥序興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興夏籥文武次序更遞而興故鄭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其百官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事通前四事為九也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五事周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配前為五還中矩謂方行通前為六和鸞中采薺采薺樂章名謂出門迎賓和鸞之聲中采薺之曲通前為七客出以雍雍詩篇名言客出

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徹以振羽振羽樂章名言禮畢徹器歌振鷺通前爲九無物不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覆上縣興之文主人獻賓而作金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作金是賓示主人以敬情是示情也升歌清廟亦覆說上文上文不載須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象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業之大事也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卑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盧氏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二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王氏曰大饗九者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下五事與鄭



同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其禮所以爲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禮爲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解揖讓而入門者接之以禮也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即郊特牲所謂卒爵而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言亦互相備也象即詩所謂象舞也武即詩所謂大武也並見明堂位解夏即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也後言升

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組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規則方圜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玉藻言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圜者同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玉藻解主人肅客



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鷺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徹以振羽則於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雖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爲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爲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輕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言今次之見情同義外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也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事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

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

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復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強故以進爲文而樂本人之所樂故以反爲文也樂既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既奏矣則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簡兮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禮樂之所以爲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爲主則又將沿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禮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山陰陸氏曰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玉藻行以肆夏知之也熊氏云勺籥也則籥蓋舞勺武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遵清廟下管新宮遵象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言聖人遠乎哉在乎鍾鼓管絃動容之間而已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可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者言下而象武興夏籥序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蓋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魯用王禮則以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故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者客出以雍徹亦或以振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則振羽固振鷺也下而管象示事者象維清之詩也其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文王聖之清者也清廟神靈在焉維清其緒餘也一則升歌一則下管以此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間於畎畝之中要其德大而能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爲物叩之則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鍾磬既升堂聞鍾磬情已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饗餼以薦諸祖擯介詔相以備百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爲蓋仁以禮立禮行於燕則酒既酔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敢飲肉乾

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者訓恭儉也
恭儉慈惠皆爲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終故行則圜而
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和鸞中采齊者不
失節也既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
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
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
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者可知已
慈湖陽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
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可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
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
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
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
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

言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
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
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
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
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
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
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耔之
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鸞和之節聲
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
信也
長樂陳氏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
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可清廟也孔子謂諸
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樂書曰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爲仁之聲太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事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間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難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而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者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爲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虛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

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註引王制明上從天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以前經是諸侯禮樂之事故鄭註知此是申說前經也

長樂陳氏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和也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爲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唯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唯君子能不踰節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者禮之華禮者樂之實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薄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虛

山陰陸氏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瀆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瀆而禁人之亂

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故孟子以詩濟禮而後不繆詩曰遠送于野遠送過禮也而詩不禁方是時苟以爲非禮可謂繆矣據禮婦人送逆不出門薄於德於禮虛王文公曰內以骨爲體禮以德爲體

慶源輔氏曰動則爲禮作則爲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在禮在人

鄭氏曰文爲文章所爲

孔氏曰此經明行禮在人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爲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爲在禮凡以爲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

文莫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

樂書

延平周氏曰文言也爲行也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善樂不聞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亦窮與孔子言今人解樂爲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爲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特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素與偏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若周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六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況虞舜之庭而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素於偏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嚴陵方氏曰有所屈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於稼

馬氏曰古之人與疑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爲實禮以樂爲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禮者體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爾荀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和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爲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爲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爲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爲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温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慶源輔氏曰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錯猶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爲政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奥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爲瑞應也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則奥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故鄭云賓主之處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鄭記所言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內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荅之論語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凡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大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强誇而目巧者以此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爲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荅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大平萬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廢興主乎人則衆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喜而幽明上下皆

有所辨況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其有哉

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爲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爲主室之奥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室有阼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辨者古之禮也以爲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也

臨邛宋氏曰語曰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與此經相爲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鍾鼓玉帛謂其取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而非以致大平之道必欲致大平非取成於我不能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懈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爲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爲民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今聞蓋有爲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災也

孔氏曰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以下問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此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此主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爲神也君子之樂而易者蓋以此也是故能爲民父母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大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所以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偏爲其不達於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自無不可矣　又曰五至者君子之德三無者君子之道五至言至則知三無之爲大三無言無則知五至之爲有五至以有而入於無故繼之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三無以無而入於有故終之以施及四海

施于孫子蓋其往反未嘗暫止於隱顯之間是以哀樂必相生則至於不可見聞由不可見聞至於充塞天地之大由天地之大則又至於三無此爲民父母不可以不知也

馬氏曰凱以強教之則尊弟以說安之則親尊則與父同敬親則與母同愛達乎禮樂之原者蓋非特形名度數之粗而中與和是也中和之道體之足以定用之足以應致之以致己而所以治己者盡矣行之以治人而所以治人者盡矣積而上之至於先見之明先知之神皆中和之所致也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所以養其善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去其不善也養其善去其不善則爲民父母之道

石林葉氏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乎禮弟則說安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

廣安游氏曰致者致之使來行者行之使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爲民父母必知所以庇民有敗而知之則知所以備之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所以庇民也庇民則可爲民父母矣君子治心於杳冥之際而達之以及于天下則與天下爲慶善吉祥之福使斯民富壽康寧然則居乎斯民之上非樂易之君子孰爲之父母哉

慶源輔氏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不能唯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慈湖楊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是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藝之淵藪斷非一語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　又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知之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所能道也此非思為所能到也

金華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痾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牙者稍觸於吾身則吾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曰此經子夏問五至孔子荅以五至之理此五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藍田呂氏曰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則此兩者皆出於禮樂故五至有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三無有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不之道將何之矣詩以道志者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必至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必成於樂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極則悲來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也始乎志猶十歲曰幼學也終乎哀猶百年曰期頤也此五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其志氣塞乎天地可謂至矣非達於禮樂者不足以及此也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

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疏尊卑長幼男女之別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純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常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興六樂而國風雅訟歌之鄉人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閨之者以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何加焉曰樂極則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為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以仁於死喪也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恤物物冒其恤則哀至矣聖人無為於上也而五者興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為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是焉

橫渠張氏曰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嚴陵方氏曰志之所之發乎聲詩者聲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言合乎法禮者法也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用貴乎和樂者和也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極存乎憂哀者憂也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然陰陽之理相爲倚伏周而復始哀既生於樂矣則樂亦生於哀故終之以哀樂相生也五至若是則夷而無象視之不可見希而無聲聽之不可聞也目當前故曰正耳在傍故曰傾希夷如此則志氣塞乎天地豈爲過哉蓋志者心所之氣者體之充塞乎天地則以言其彌滿而無間也志之塞乎天地由其持之以正而已氣之塞乎天地由其養之以直而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亦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達於禮樂之原也故孔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又曰樂者樂也樂則爲陽哀則爲陰樂極則至於哀哀極則至於樂哀樂者人之所不能免猶之陰陽者天道所不能無也夫惟明於哀樂相生之不窮則哀復於無哀而樂復於無樂矣孟子言塞乎天地者專乎氣而爲言塞乎天地則兼於志何也蓋志之爲物常先於氣而爲

氣之帥氣之爲物常後於志而爲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

廣安游氏曰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詩猶情也情動於中而爲喜怒哀樂詩者喜怒哀樂之動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情動於中而禮隨至以爲節故禮亦至焉節之以禮而誠心樂之然後可以持久而不厭故樂亦至焉樂猶自樂也哀猶慈哀也自樂於己而後慈哀邺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己有以自樂而於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道於其所當至者隨而至焉當其所感而其所當應者隨之而至此聖功也志至而詩不至則情有所感而喜怒哀樂失其和也詩至而禮不至則爲情所勝而無節矣禮至而樂不至則久而厭矣樂至而哀不至則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屋漏之際致謹於杳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爲先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與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己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妙之道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山陰陸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漸次之序若此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慶源輔氏曰詩之所言止乎禮義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言之不足則繼之以咏歌舞蹈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喜必有怒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自心之所發而至於哀樂相生其理雖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非耳目可得而見聞也雖非耳目可得而見聞而志氣則充塞乎天地此又指其體而言之也

慈湖楊氏曰何謂至人皆有心心即志志即至無所復至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蓋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樂亦然也人情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眾人之哀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又曰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

至者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

金華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其曰哀者蓋禮樂之充積而樂易不忍之心惻然自生而五至所謂志與詩者特其感發之始而可以通禮樂之原耳其機交相貫通而觸之則應謂之至者蓋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其本極爲深潛而索之無有謂之無者蓋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詩讀其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則鄙之言君與民有喪有以賙鄙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夫子荅以三無子夏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其命宥密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以基爲謀謂早夜謀爲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故喜樂之威儀逮逮此邶風柏舟刺衛莊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安和

不可選數凡民有喪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言凡人之家有喪此詩謂人君橫渠張氏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人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蓋欲通其倫類也夙夜基命宥密命者君之所出以施于臣民也基者謀始也宥者廣容也密者精察也文武之王基命宥密夙夜不息樂之者也此近於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本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華蕚光輝相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之謂無服之喪也

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為天下貴也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為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己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為喪此其所以為無服之喪也

嚴陵方氏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威則有威可

畏儀則有儀可象夫寬以致和所以爲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爲無聲焉威儀逮逮所以爲禮也然不可選則爲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爲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爲無服焉夫三無之道豈止是哉詩之所言亦近之而已且聲固足以爲樂矣然所以爲樂者不在乎聲體固足以爲禮矣然所以爲禮者不在乎體服固足以爲喪矣然所以爲喪者不在乎服此三無所以爲道之貴也莊子曰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此詳治之末也突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爲本以有爲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

馬氏曰三無者所以治人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中也無服之喪哀也夙夜基命宥密則和之至也而未始有聲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威儀發於己乃其德之隅也以威儀之多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禮之所謂體者亦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已匍匐救之者哀之至也而未嘗有服故謂之無服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言無異乎老子所謂無也故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於此言略而聞之蓋商未喻也是以問其象類於詩至意難喻言有不能盡則所謂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引之以況至意而已非以喻無聲之樂盡於此也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倣此變基言其基之矣故能其之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異是矣以遽易棣者棣遽也

廣安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於寬廣靜密之地此陟降在帝左右與天爲徒之時也與天爲徒天下之樂孰大於此非無聲之樂而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和而

不可選擇之際非無體之禮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
慈哀以仁存心也仁存於心之精微之地非無服之喪耶
慶源輔氏曰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
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
夙夜其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
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慈湖楊氏曰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
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
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
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
狗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
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
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無聲之
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
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
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
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
差皆一心爲之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
爲擗踊爲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
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
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可以人心而異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
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
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

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斁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氏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倣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孔子更爲說三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何爲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爲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爲民但不違君之志氣而已二云氣志既得者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是從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能起其意也君子服習近於三無之詩能起其意者猶有五焉則所言固未盡也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同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

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之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言光輝于外美言充實于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不違者言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氣志既從人從之則聲聞于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怠故繼之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以上下和同人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不



特施于近又可以及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言以其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後世矣故終之以施于孫子

馬氏曰志氣不違志與氣交養於中而無所逆不違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既得未至於既從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由不違至於既從則實成於已未見其名聞於人故繼之以日聞四方四方者有所聞而已未見其有所行故卒之以氣志既起樂其有以發於外也無體之禮威儀遲遲言其舒而可愛也威儀翼翼言其敬也上下和同則愛與敬兩得之無服之喪始於內恕孔悲所謂視民如傷也內恕孔悲則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

及四國繼之以畜萬邦由內恕孔悲至於以畜萬邦則其德明於天下故繼之以純德孔明至於純德孔明德及於當世而已未見其澤流於後世也故卒之以施于孫子凡此皆先後淺深之序也樂由中出故無聲之樂以志氣爲先禮自外作故無體之禮以威儀爲先哀則生於心也故無服之喪以內恕爲先

山陰陸氏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董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不違非所謂德既得在我而已既從有在彼者也日閒四方又非特既從而已氣志既起至矣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騫不崩此之謂也內恕孔悲主近以言施及四國四國遠矣以畜萬邦萬邦又遠矣純德孔明遠而不純純而無以垂後尚非其至也能莊而不能同能同而不能和非成德也日就月將言雖



如上所謂猶不已也施及四海至矣是之謂五起他倣此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所不在故氣志既得亦是氣志既從亦是威儀遲遲亦是威儀翼翼亦是內恕孔悲亦是純德孔明亦是故曰道烏乎在曰無所不在

石林葉氏曰樂以志爲體以氣爲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氣志從矣氣從志則有主於內日閒四方則有動於外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爲樂之終禮之緩則遲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閒無閒則日就月將而不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爲禮之終也喪以仁爲主內恕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可施於無窮故施于孫子所以爲喪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

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慶源輔氏曰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賛其言之盛大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蓋不特見於禮後之問前所云是其大槩耳咏歌其詩可以識其體矣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此所言是也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沖漠之氣象矣歷是五起則知夙夜其命宥密之詩眞足以爲無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閒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敬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效乃見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歷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眞足以爲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于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于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歷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眞足以爲無服之喪矣

慈湖楊氏曰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弊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皦皦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勞來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于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荅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詩之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

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昭假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天於是敬愛之命之用事於九州爲天子也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

藍田呂氏曰德可爲民父母固已至矣又進而大之則參於天地其道若在無私而已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其德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先儒讀至于湯齊爲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日齊爲齊詩本作躋當以本文爲正帝之命殷不相違戾以至于湯而皆齊一湯之屈已下士敏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于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是故天命用事于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則立乎中所謂參天地者如斯而已曰三王之德又以見非其德則不足以有所立也且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爲致用可知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爲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焉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

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不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于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祇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馬氏曰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無私之理一而已而見於致用者不同廣言之者欲體之者之易也止於三者以是三者顯而易知也詩之言湯其義廣也今取以證奉三無私以



勞天下如此然後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下所引詩皆同

山陰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弛其文德洽此四國非太王之詩也然太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太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禹湯文武

金華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也是其奉天而無私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

孔氏曰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風霆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露見而生神氣風霆天地共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偏繫於地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也

橫渠張氏曰窮理乃所以為學也舉一物皆有所從來無非自大原中出常存諸心與己一本故可以盡性命之理

孔子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夫天地變化昭昭示人於覆載之間人莫不見之然未有能窮其理安於不知冥冥以死謂之教者使之感發開悟人也但其理

儘有易學雖不可卒然亟盡姑熟玩衆理驗之以聞見會歸貫久一日沛然左右逢原必心得而後已故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天道至教凡見於造化者皆糟粕然無非教者

藍田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慈湖楊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

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宣王未出而臨涖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其神至於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聖人實發育之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

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爲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爲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舍是哉故降而得地載之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楊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

馬氏曰天主於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也地主於生而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生也所以爲

教在其中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間物各有理人能體之皆有得於己是又不特奉三無私而已凡四時六子昆蟲草木無非教也又反而求之於一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則是理固存於我矣蓋有不必求之於外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又明是理所在天地人物無異致也故引嵩高之詩以證之十亂之生豈非天地之所以賚文武者乎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金華應氏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志氣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夫子發其端而未究孟



子闡其祕而無餘其原流深哉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文武之德言清靜顯著之德在身氣志變化妙如神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惟是五嶽

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所得賢臣唯為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為已是奉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為生申甫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蓋此鄭註在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始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

橫渠張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崧高者生賢之詩



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

嚴陵方氏曰有清德在躬不為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為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者言外之所耆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為之兆焉故曰有開必先

馬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其養於中者妙矣養於中者妙必有徵於外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以徵於外也此宣王之詩而言文武之德者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者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為文武之德則先王慶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眉山家氏曰天德清明而記曰清明在躬則知吾之所存亦天德也可不知自重哉

新安朱氏曰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靖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切疑有物訛為諸欲其兆訛為有開

新定邵氏曰嗜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者欲延平周氏曰申甫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必曰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能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正而氣從其身湛然清明故志氣如神與天地相似心之嗜欲將至於已則已必先知之若有開之者為之先也如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與此同意且天地陰陽剛柔之氣其行於天地之間皆其所當然者何從而至哉蓋其理生於至無而達於萬有起於杳冥而著於昭昭聖人之道能用力於杳冥之中故其所成就與天地相似至如此也天人之道不相合則其事若不相及聖人與天地相似則與天為謀所謂甫侯申伯周之賢佐實猶嶽之降神而生此言其與天通此雖宣王之詩然申甫皆四嶽之後受封於文武之時世有賢材以佐周故當宣王之時甫申皆為周之翰孔子推本其所自蓋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然也

臨卬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由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鳴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眞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辭後來者孔氏曰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並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詩本文弛作矣矣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四方之國居幽辟狄徙岐山之陽而王業起也

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矣爲弛以洽爲協聲之物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爲三代之德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爲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爲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爲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爲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先其令聞由其有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馬氏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者令聞之實有以先之而已此周詩而言三代之德以其先於令聞之意則同也言三代之德而又繼之以大王者蓋周之興本由大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大王未始翦商而云爾者詩人推本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且崧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爲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鬱然復興

廣安游氏曰脩之於杳冥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聞則令聞不已此言其脩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亦宣王之詩而孔子本之太王蓋文德由大王而來也詩書所謂文人皆言周之先祖也所謂文子文孫皆言其子孫也失其文德言發之於外而粲然可觀也

慈湖楊氏曰子夏記先聖之言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先聖殆曰三代之王必令聞先著而後四方歸之于以明盛德之驗非以令聞爲先務也先其字豈子夏記錄之差耶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不已之聞非雨盈溝澮涸可立待之譽是爲實德之譽

坊記第三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自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常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道故不可以不記矣

龍泉萊氏曰先王所以坊民者大矣夫道散而難名民聚而無所定方當教化未明之初天下之人無有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節聖人制禮以先民立坊以示之凡所以使民安行於坊範之中得以遂其所欲然後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之具皆得安其所當然由是言之君子之爲禮非以禁其欲而行之乃是爲之坊以遂其欲也譬如人之一身

自頂至踵皆有以自衛寒則有寒之坊暑則有暑之坊方其見所尊對所敬在外而有其坊方其燕居褻服在內而有其坊若使此身無坊豈能一日安養又即是而推之人之居室將以安其身也上棟下宇垣牆障設無所不至然後可安若其有一隙一穴之不備則一家爲之不寧聖人以天下之民病於無坊而不能以自立是以朝廷之上相與爲之制作有揖有盪有紀有序世變相從先後相繼使大坊既立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序秩然而不可亂孰能自越於斯禮之外者當周之衰聖王不作所以坊之之道浸以廢壞始有悖先王之大坊自爲之規模者故國異政家殊俗權謀詐僞之俗成攘奪戕殺之禍起凡天下之民出私意任小智紛然出於制度坊閑之外孔子之徒號爲儒者之學深考古昔見後世風俗之變思先王之大坊以爲皆必有深意原其至微至眇制作於百世之前以爲百世之後苟廢而不治則大弊極亂將不可救然當世之人自越於法度之中而先王所謂坊者亦蕩然而不復有先王之坊既失自秦以後由漢及唐數百年之間其上之爲君者各自制作以爲吾之大坊足以安刼天下休養生息此其弊雖不至如暴秦之以甚而率皆苟簡無復美意或以智力或以詐謀或以術數或以刑名又復有疏闊朴陋將使姦雄之人見其坊之不足恃始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爲干君犯上之事豪傑超越之士以爲其坊之不足由而率意妄行無復軌轍至於自棄其身於異端邪說者有之矣古之聖賢所用以坊天下其爲纖悉不可以一端盡自夫率意自用而出於坊制之外者每每操切以坊天下先王之道常每病於難明學者能由是道而推之嚴於

自坊而寘於坊民於天下之事深察曲盡以之處朋友以之處家庭以之處鄉黨以之事君而治天下其閒事變之難易人情之逆順要能引天下於法度之中而無失於先王之大端而已讀坊記一篇又知儒者見其本根考其源流其意甚善而其所操猶有未盡後之學者得其所謂本始者究心焉則古人録是篇之意見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

孔氏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唯說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由民踰德故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下云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命以坊欲命謂規矩制度禮以坊德德逸德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之道原於心者也心有非辟則害于其道必有禮以正其志然後非辟之心銷而德義之心作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若夫凡民則不知用禮以坊其心是以非辟之意萌於中而害于其道而莫之知也刑於言行悖于禮法觸于刑憲中失於內仁義不足于外矣故曰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而

民猶踰之此言其違悖禮教而觸乎刑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爲坊也可謂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禮以坊德所謂戒之用休也刑以坊淫所謂董之用威也命以坊欲則聖人道化之盛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道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不足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禮以爲坊則德不失故曰大德不踰閑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爲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金華應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妄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也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不云貧賤略其文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爲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

長樂劉氏曰約謂愧恥乎其不足所以愧恥之極斯爲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所以踰違之極則爲亂矣聖人所以自天子至於子男爲之田制而差其禮樂之度數也自卿大夫至於庶民爲之祿制而定其食用之等降也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偪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者禮之制也嚴陵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則不足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則不遜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而已下兼言貧而上止言制富貴者禮之所難制尤在於富貴故也言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易制者在所略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匹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若是則各得其制而反相治矣

山陰陸氏曰貴不慊於上若上公如王之服是也故亂益亡怨亂每言益亡以亂易而難治怨易而難懷故也

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則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爲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實

寧安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戎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氏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坊其奢僭畔逆之事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家族衆而得寧如此三者天下極少故云寡矣引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百乘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皇氏曰案司馬法云城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之

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註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四十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註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車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丘四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此皆謂天子諸侯丘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曾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

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對敵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郤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卒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註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



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爲節國家謂成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爲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都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

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註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

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爲之坊矣

山陰陸氏曰天下其幾矣言其於治幾矣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如彼今如此其於治可謂幾矣制國不過千乘千乘之國舉成國也子男蓋不與故曰七命賜國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則自伯以上千乘之國百乘自縣內觀之以七十里之國也地方百里爲車百乘則卿所受地蓋有元士之地附焉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先儒謂卿備百邑地方百里然則卿之地百里猶諸伯之地三百里也

石林葉氏曰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衆而以寧者則處衆之至以樂處貧禮處富則寧衆者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極而其爲國千乘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爲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鄭氏曰朝廷之位謂朝位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天君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孔氏曰自此至犯君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疑謂是非不決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禮以分別之楚越書葬則當稱葬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盍旦欲反夜而爲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爲上也此逸詩僕及車右身衣朝服之內則有虎裘是也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長樂劉氏曰尊卑疑者辨之以親疏親疏疑者辨之以貴賤貴賤疑者辨之以先後先後疑者辨之以德齒此禮之章明乎其疑也

嚴陵方氏曰若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門外以明其疑茲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曰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鵙旦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相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馬氏曰王祭賓客有旅貴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大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

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

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篡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孔氏曰所引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以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觴酒豆肉以犯齒言之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之上以犯貴言之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故朝廷之位以犯君言之禮以卧者爲衽坐者爲席合言之一也

石林葉氏曰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山陰陸氏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引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偕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人偕死嚮生之事利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偕於死者也亡謂身爲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於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所引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最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最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與詩不同皆倣此

與詩註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凡註

嚴陵方氏曰死謂爲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爲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録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偷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絶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盧陵胡氏曰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此邶風燕燕篇衛莊姜送戴嬀令以婦道勉己也寡人莊姜自謂此以昜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姜之詩令獻公畜孝寡人鄭之自相抵牾多此類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禄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禄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言爲省約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所好民所趨也有國有家而尊貴賢人則其民莫敢不礪乎德也輕賤禄利則其民莫敢不忘於廉也德充乎内而廉發乎外則禮讓興焉技巧者偷薄之俗所爲人君尚乎技巧之工則舟車之工賤而末藝興焉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禄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

子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石林葉氏曰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先以言慶源輔氏曰人閑則祿優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人之賢不貴其祿之優則民興於讓也車雖工之所聚然家國之所貴者貴其技之聚不貴夫車之器則民興於藝也君子約言務實也小人先言尚華也

金華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祿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迨德下衰祿未必及有德車未必及有能或不稼而取禾或車甚澤而人瘁人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祿之富者為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華者為

貴則賞必當功而虛言飾貌者無所僥矣記者又別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行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所引詩大雅

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爲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馬氏曰君子之於庶言同則繹之而已故曰酌猶所謂稽于衆也

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是之謂天所謂雨蓋如此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之謂犯夫我無爲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盧陵胡氏曰民言醫國之藥石也取以爲國則合天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矣是下天上施也

慶源輔氏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也尊其上也上下一理而君者民之表也古人爲民是畏言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已制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則報禮可謂重矣然民不能自爾也在上之人有以致之耳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